

机械性灭绝后的反常状态,都市青年试图达到“佛系”对“空”的幻象——空虚的身体的沉醉。

鲍德里亚惊世骇俗地将慢跑比喻为一种新形式的通奸,因为此类“厌食症患者的文化”传承了历史遗产,那是三世纪基督教苦行者在匮乏和骄傲的静止中所寻求的东西,如今,苦修利用装有铬合金滑轮和可怕医疗假肢的复杂机器,实现了人与机器的欲望通奸。同样是2017年,一方面是“佛系青年”的风行,另一方面却是“维密秀”首次登陆中国受到热捧。两相对照才能理解欲望生产的隐秘机制。消费的机器已经充斥在城市每一个角落。生产的丰富性里面故意筹划出需求,所有欲望在中间躁动不安,人们不得不听命于欲望,而一种对于难以满足之需求的巨大恐惧,诱发自我退隐和逃避的冲动,制造了“佛系青年”。

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欲望机器》中设想这样的终极场景:不再有人,也不再自然,只有彼此之中生产的、把种种机器进行耦合的进程。到处是各种生产机器或者各种欲望机器、各种精神分裂症机器乃至无器官身体。我与非我、外部与内部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欲望机器集合了表面的强烈欲望与深处的无意义,正如“维密天使”与“佛系青年”交合的幻景。“佛系青年”的自我孤立,有一种欲望间同类事物的互相联通,就像颓丧的“佛系青年”与积极的“慢跑者”其实也是一回事。

幻觉从来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幻觉”。“佛系青年”对于欲望的抵抗,其实是对于匮乏的反面确认,因为匮乏正是欲望的反效果。把匮乏组织到丰富的生产之中,使全部欲望转向匮乏的巨大恐惧中,最终现实的消费生产才可能成为唯一的依赖,而真正积极性的幻觉(譬如宗教、文学、艺术等)却从此进入了幻想之中,不再具有拯救意义。这正是消费主义所制造的终极的“负性幻觉”,也是唯物主义精神病学揭示的问题症结。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禅宗的美学是一种生命的诗境。“侘”是立,“寂”为住,真“佛系”是虽不自由却无不自由之念,虽不富足却无不富足之念,虽不完美却无不完美之念。而西方的虚无主义者尼采也教导我们: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要失掉梦的情致和乐趣;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不要失掉悲剧的壮丽和快慰。这两段箴言对于深陷“负性幻觉”的“佛系青年”

来说,不无拯救的力量。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2017BWY001)、上海市高峰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建设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亚文化以及 社会情绪的“佛系”现象

□邹诗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佛系”来自日本,最近一年来在国内迅速“刷屏”,经商业文化及网络空间推动传播,遂形成形形色色的佛系话语,且衍生出“儒系”“道系”“法系”种种,在青年人中特别是都市年轻人群中颇有市场,也引起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学术理论界的关注。在本文看来,佛系是反映一定社会情绪及社会心态、并特别表现为部分都市青年价值观的亚文化现象,值得展开亚文化层面的分析与评价。



作为时尚性亚文化的佛系

一个健全的社会总是区分为主流文化与各种类型的亚文化,在价值文化多样化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佛系文化就属于亚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注意和批评。其在民间的活跃,本身就表现为亚文化的存在方式,倘若完全按照主流文化的逻辑是不可能理解佛系文化的。但是,同这些年出现的二次元、追星族、魔兽、古风一样,佛系乃是一定人群自我定位的价值及其生活样式。

研究“亚文化”时,往往要求与主流文化区分开来,这的确有益于揭示亚文化的样态及其结构,但却不易揭示亚文化何以形成。揭示亚文化的形成,还需引入意识形态分析(包括必要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亚文化虽不与主流文化对抗,但亚文化的形成,却与主流文化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亚文化,特别是在社会转变过程中快速形成的亚文化,乃是主流话语在强化自身的过程中所伴随的一定人群失范和剩余的结果,当然也是一定人群在迅速变化的时代实现自

我保全的表现。“佛系”所反映的,正是这一快速发展的时代里一部分人(群)的失落、无奈以及消极的适应,是社会心理对现代性物化现象及其机制的拒斥与消极应对。从较大的历史背景而言,历经四十年快速发展,几十年的快节奏、进步强制以及功利主义,国人在精神心态上也陷入困顿、迷失乃至虚无,整体社会心态从客观上也需要一种迂缓与调整,上述即为佛系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

亚文化有各种分类方法,罗伯逊将亚文化分为人种的亚文化、年龄的亚文化、生态学的亚文化等。在罗伯逊的区分中,主流文化随传统而来,亚文化带有反传统性。不过,结合中国文化传统以及现代中国文化结构,亚文化可分为基于习俗及其传统的亚文化与基于时尚的亚文化,前者有时被建构进主流文化,而在其被主流文化区分开来时,就只能作为亚文化而存在。实际上,佛系文化就属于一种典型的基于时尚的亚文化。虽然佛系取了一个很传统的名字——佛,但就其自身形象而言,只不过是套用了这个字眼,实质上是以时尚的方式面世进而扩散开来的。

亚文化以反映社会意识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方式构成了多样性的社会价值系统。正是由于主流文化是对整个社会价值系统的集聚,因而也对亚文化因素加以吸纳。因此,亚文化的存在就未必一定是反主流的。相反,亚文化既保持了自身的特殊性,又在核心价值建构方面通向主流文化。因此,应将佛系看成是亚文化,但并不一定要将这一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对立起来,那样既不利于亚文化自身的存在,也难以解释亚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强调与主流文化的对立,必然导致亚文化的危机,而这也符合佛系价值观。因此笔者不那么同意一种观点,即佛系有意并且自觉地消解主流价值。作为时尚性亚文化的佛系招来佛门的拒斥与批评,表明宗教对世俗力量的认同以及主流文化对宗教的成功整合,表明传统文化正在被积极地建构进主流文化,也表明某种源自民间的价值观念依然无法同其可能依附的传统关联起来。也许,由宗教界出面能够有效地抑制有可能出现的佛系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消解,不过,来自官方的主流话语并没有将佛系简单地看成主流文化的对立面,这种明智的做法包含着值得注意的意识形态治理策略。

佛系文化之所以需要在时尚性亚文化意义上加以理解,也因为其出世及运作均带有商业性。讨论佛系,必然要关注其背后的消费主义空间。佛系的快速面世及其传播,少不了商业文化及大众文化的推波助澜。不知是佛系的表演性使之成为商业文化,还是商业文化的助长成就了其表演性,或者二者之间本就是一种共谋关系。不难发现,佛系话语的产生,又是与近年来流行的极简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极简主义仿佛源于包豪斯艺术,但其近年来的流行实源自日本。“佛系”实应合了极简主义,其本身也可以成为极简主义的广告标识,跟进的便是一系列符号化的“佛系产品”——正像我们在当下市场看到的一样。“佛系”这一受到一些人追捧的价值观及其话语,已然成为一种商业噱头。

都市青年人的佛系现象

当下中国,佛系的主体还是部分青年人,尤其是部分都市青年人。佛系是发生在这一特异人群身上的亚文化现象,因而应当具体到这一特异人群展开具体分析。

从社会人群的角度来说,当一个时代因为某种进步机制及其观念被区分为进步与落后以及结构与剩余时,那些“落后”的以及剩余的观念必然要寻求相应的价值观话语,而这正是佛系得以存在的社会群体基础。只是如今这一基础上集聚着太多本应积极向上富有活力的“90后”青年,才会显得不正常。当然,没有理由拒绝成年人成为佛系的一员,但是,设想如果一位中年男性自称佛系,碰到一位佛系青年,后者也许会连连抛出这样的诘问:噢,还佛系呢!你还是做你的“油腻中年男”吧!假如你有中年危机可别来占佛系的位哟!甚至于由我们这样的成年学者来讨论佛系都是成问题的。我的一位大三的学生对我们能否深入讨论佛系现象即不以为然,当然,在他看来,哲学学者不应该这么“文艺”可笑;不过他不知道的是,今天的哲学学者们正在成为“文艺范”。

佛系的特许人群就是部分青年人尤其是都市青年人。现如今,都市青年的生活充斥着诸多难以想象的巨压:代际性房价巨差,巨大的就业压力、科层制,狭窄的上升通道,“拼爹”以及“蚁族”的出现,由外到内挥之不去的雾霾,精神上的疲惫不堪,高强度

下健康方面出现的种种问题……总之,活着不容易,因身处一个表现(达)的时代,就得找一套价值观的话语表达。“郁闷”自我焦虑感太强,“蚁族”太直接,而且不“文艺”,“犬儒”听上去太学究气,不便于传播,“弱爆”带有明显的自我调侃意味。至于前几年流行过的“淡定”,既不具消费价值,也不典型。“淡定”仿佛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态度,而且词典里已有清晰规定,缺乏新意。后来便出现了“丧”。“丧”表现为面对无力改变的命运时的麻木、无力以及自我保护,但“丧”的颓废味十足,实际上是在自我否定,且表现为与主流文化(“正能量”)的消极对抗。这一路话语流转到现在,似乎总在等待一个既“文艺”又有“原则高度”(存在感)的话语,这便有了“佛系”。有观点认为“佛系”是“丧”的延伸,笔者不太同意。汉字中“丧”这个字眼也包含着令人无法轻松的所指,而“佛系”虽然还保留着“丧”的无力感,但已不愿再同主流观相对立,甚至于不能用“颓废”来描述它。佛系主张的是两可状态,强调“不走心”,颇显存在感。从“丧”到“佛系”,可以说是一种观念以及价值上的跳跃。

佛系其来有自。时下,三十岁左右的都市青年人,甚至“90后”的都市青年人,已有不少自称为“中年人”,不是经验性的,而是境遇性的。今天的青年人,因为各种原因,特别置身于科层化的压力,置身于一种理性化程序之下,循规蹈矩成为基本的生存策略,家国情怀变得陌生。有人指责年轻人缺乏血性,实际上是对他们的境遇缺乏基本了解,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痛”。实际上,他们不是缺乏经验,缺的恰恰是在生活备受打击情况下的心理平衡与基本的健康要求,缺的是直面平庸生活的信念与勇气。在如此境遇下,接受佛系难道不比接受绝望强很多?

不过这里面仍然需要区分。佛系自称不走心,但“佛系们”恐怕并不一定甘于佛系生活。佛系自称自己怎么都行,但却有一个根本性的价值观,即保有自己独立自由的个性,我行我素。仔细想想,并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条件随性生活。比如,一位产生归隐心态的人其实是有相当的人生经验及财富基础的,而一位刚刚入世不久经验财富俱显匮乏的年轻人,若也说自己有了归隐心态,恐怕就很难理喻。如果撇开那些虽以佛系来标称自己无所谓,但实际上却不得不驯服于艰难生活的都市年轻人——他们其实是没有条件选

择佛系生活的,人们便会发现,选择佛系生活实际上是因为他们首先有条件享有一种安逸生活——同时也选择了一种靠自己的努力无法得到的安逸生活,而这不就是“X二代”吗?安逸的生活并不一定意味着奢侈及享受,但安逸生活本身也要求一种本质上的富裕,因而,当佛系生活有可能标明对前些年快速形成的某种土豪观念的快速扬弃时,这种佛系生活及其要求的富裕生活条件,对当下大多数都市青年人而言,未必是实现了的条件。反过来说,如果明知自己并没有条件过上某种富裕生活,而又大力鼓噪,除了内心的认同或追求外,便只能理解为是一种文化政治策略,一种以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现实矛盾,但又希望通过某种另类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种种仪式反抗以应对社会性压抑的文化政治策略。

如何看待佛系现象

佛系文化在时下受到了较多的批评。撇开一些过于高调的和不切实际的口号,我们得承认,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中国依然面临、且事实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与难关,需要继续攻坚克难。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讲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靠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可以实现的。因此,所有中国人都是现时代的主角,都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戮力同心、努力前行,积极作为,以主人翁精神推动改革发展,不忘初心,永不停步,而青年人更不能做时代的局外人。显然,佛系价值与这一背景是不搭调的,其受到批评并不意外。

对于佛系这一表达一定社会情绪的亚文化,恐怕也不能完全拉到更高的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理解,还应该看到佛系文化在促进社会风尚、社会价值观以及社会文明方面的积极意义。佛系价值观有其合理性。如果撇开其策略路线,并进行一定的价值观还原,在“佛系”背后的还应是一种面对劳绩、重负、纷杂以及时艰时的从容、坦然、淡定以及质朴,当然一定还有对于健康的考量。一些青年人以佛系为时尚,其实也是表达一种合理的价值关怀与心态上的调适需要。

细想起来,佛系的确具有一定的消解功能,但其消解的并非笼统的主流价值,而是对某种过时价值的消解,比如过去自觉或不自觉地支配着人们社会行为的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有时候,让人们苦恼不已的

社会风尚,竟然是通过一种亚文化得到转变的。在这方面,时尚以及文学艺术的作用不可小觑。实际上,亚文化更多地贴近社会大众及其社会心态,相比于意识形态的高级运作,来自于底层的亚文化以其特殊的方式呼应了意识形态。前几年冯小刚电影《老炮儿》的主题就是关于价值观转变的。老炮本身代表着一种此前相当长时期流行的价值观,但电影最后展示的是老炮及其价值观的终结。从当下而言,如果一位身家过亿的人被人指为“土豪”,这实际上是消解和剥夺了他的成就感乃至荣誉感,一个新的时尚文化的出现,会覆盖掉属于过去时代的典范形象。时尚对于改变一个时代的价值观是有很意义的,当然不可能通过佛系化就可以改变中国人的功利主义观念,况且还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可不察。

当然,在一个典型的佛系青年看来,佛系价值本身就超越了积极还是消极的意义,行也行,不行也行,怎么都行,后现代的佛系本身就无所谓积极还是消极,所以就谈不上其是否具有价值观重建的意义。如此定位实际上是将自身的价值系统与一切的价值系统区隔开来,进而完全丧失应有的开放性,佛系被完全定义为社会的剩余者。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想到,或许正是那些让社会困惑不已的宅男宅女们,竟然发现他们展开社会化的现成方式就是佛系,于是便又多了一些佛系青年。比起自我封闭的宅文化,佛系文化已经表现出了开放性,那么在这一意义上,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进步?或许这也算是一种令人哑然失笑的情景安慰。

其实不必过于关注佛系话语。网上话语更新能力惊人,新词层出不穷,时尚的特点就是变化,时尚话语的热势也自会减退,并让位于别的时尚话语,佛系之后必然还会出现新的话语,而一旦出现新的话语,佛系也就out了。与此同时,其作为一种商业噱头也会过时。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只是一种文化分析,不过,如同大众文化批评常常是以吊诡的方式成为其所批评的大众文化的市场推广和传播方式,我们大概也不希望我们这种小众式的探讨竟然会成为已经不那么具有市场热度的佛系文化的广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明自觉与当今中国的社会精神建设”(15AZD068)阶段性成果。]

“佛系”是伪佛： 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消解佛系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首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作为网络热词的“佛系”及其现象,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以至于引起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兴趣。对于这种产生于特殊时期,具有特殊对象和特定内涵的“佛系”现象进行探讨分析,这可能关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大问题。



作为伪佛的“佛系”与“佛”的污名化

对于任何一种现象或对象的分析研究,一定要先弄清楚这一对象的来龙去脉,并对其所构成的概念及其内涵意义有个清晰的把握。不能简单地将“佛系”定性为消极混世、灰色颓废的。但是,一旦进入“佛系”产生的社会环境,其所指的特定群体以及他们的真实心理世界以后,那么,体现在“佛系”现象中的种种心态和行为,就会呈现出与那些定义的属性相差甚远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从而具有了某种负面和消极的性质。

他们所理解和奉行的“怎么都行,即有也行,没有也行”,实际上是对于现实压力太大,感到无所适从,怎么都不好,怎么都不行而表现出来的无奈之举;“不大走心,即不争不抢不执著”,实际上是对于竞争过于激烈,而自己又缺乏人脉靠山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表现出来的怨怼之情;“看淡一切,即不求输赢,不问前程”,实际上是对于社会规范给自己带来的不自由而表现出来的逃避之感。这才是代表“佛系”那些人们的真实心态。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讨论“佛系”的时候,特别是分析它产生的社会基础的时候,往往都与以下“现象”联系起来给予“佛系”那样的评价。如一些研究“佛系”的人士就明确指出,实际上“佛系文化”是表现出强烈的“丧文化”色彩,并提出“佛本是丧”的命题,从而将此归到“丧佛